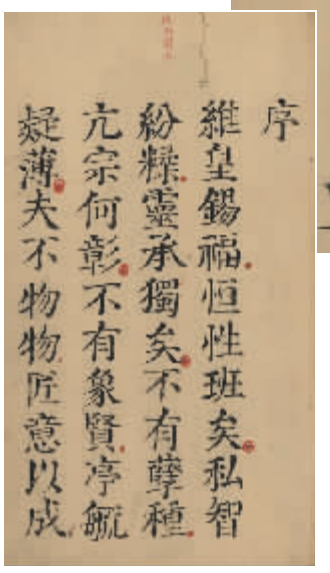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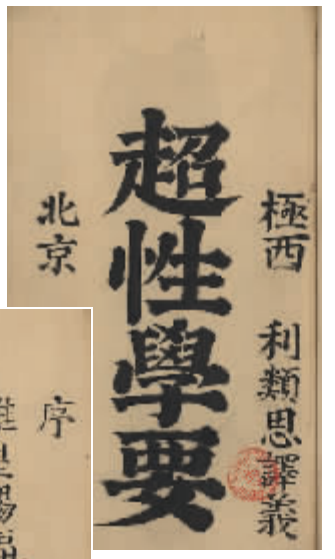
专题

徐家汇藏书楼藏《超性学要》正文卷一（左下）及目录卷二（左）



徐家汇藏书楼藏《超性学要》首页书影（右）及校改痕迹（右下）



（上接 2 版）

品中，除了《超性学要》之外，甚少见到士大夫信徒所作序跋，其与士大夫交往或可从中有所管窥。而且，在利类思的中文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南怀仁、鲁日满、安文思、柏应理等传教士，但从未见到清初最为重要的传教士汤若望之姓名。虽然利类思在《圣教简要》的末尾提及汤若望的著作《圣（主）教缘起》，但在其他著作中，未曾见到汤若望参与订阅等编辑活动。此亦反映出利类思、安文思曾与汤若望之间有过嫌隙与纷争。

利类思的中文作品反映出清初天主教传教的两个趋势：首先，清初天主教徒社会地位比明末有“整体下移”，社会中下层居多，缺乏类似于明末三柱石之信徒；其次，由于中下层信徒增多，传教士更加重视翻译“宗教实践”类作品，以满足信徒对“宗教性”的需求；第三，礼仪之争对于传教士的汉语文献影响颇为显著。

利类思译本：融合中西经典注释体例与方法

受杨光先反教以及礼仪之争的影响，在耶儒差异日益彰显的情况下，利类思认为有必要翻译《神学大全》，以此作为护教、辨教之资。在《不得已辨》中，利类思多次提示读者有必要参考《超性学要》，方可对降生救赎等教义有正确之理解。同样，在《圣教简要》末尾，利类思特意提醒读者“已上特大略耳。讲明圣教实理，书册充栋，而其要义载《天主实义》《超性学要》《圣教缘起》等书”。由此可见，利类思相信《超性学要》对于理解天主教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。利类思穷尽全力翻译《神学大全》，正是对清初耶儒张力日显、杨光先反教等之反应。

因为《神学大全》卷帙浩繁，利类思并未将其全部翻译。第一大支全部翻译完毕；第二大支未译；第三大支第一段未译完，第十段由安文思翻译，亦未译完。此外，由于是陆续翻译完成，所以译本按其内容分成不同部分，分别刊印于不同时期。其中，第一大支分成四部书单独付梓刊刻。全书目录四卷、《论天主性体》六卷、《论三位一体》三卷、《论万物原始》一卷，共十四卷，1654 年刻于北京，有胡世安序、利类思自序，由金弥格、郭纳爵、安文思订、值会郭纳爵准；《论天神》五卷、《论形物之造》一卷，共六卷，有利类思自序，由柏应理、闵明我订，值会南怀仁准，1676 年刊印；《论人灵魂》六卷、《论人肉身》二卷、《论总治万物》二卷，共十卷，有高层云叙、利类思自序（康熙十六年），由闵明我订、值会南怀仁准，刊印于 1677—1678 年。第三大支第一段《论天主降生》由闵明我订，值会南怀仁准，刊刻时间未知。第三大支第十段《复活论》，有姜修仁序以及安文思自序，由鲁日满、利类思、南怀仁、柏应理阅，陆安德准，刊刻于 1677 年。由于此年安文思已去世，所以《复活论》正文前附有《安先生行述》。

现代汉译《神学大全》分成三集，每集下分若干题，题下则为若干节，每一节含“质疑、反之、正解、释疑”四个部分。第一集共有 119 题；第二集分成上下两部，共 392 题；第三集（含补编）共 191 题。全书共 702 题。

《超性学要》则译成三大支，每支分段（简体字版译为卷），每段分论，每论分章，共有 38 段、612 论、3120 章。一般来说，《超性学要》的“论”应该等同于《神学大全》的“题”。但对比《超性学要》与《神学大全》，可以发现二者略有差异，如《超性学要》第一段第十八论为“天主之爱”，第十九论为“天主之义之慈”；而《神学大全》第十八题为“论天主的生命”，第十九题为“论天主的意志”。《超性学要》第一段共 23 论，而简体字版《神学大全》第一卷共有 26 题；第二段共 14 论，简体字版第二卷共 17 题。因此，《超性学要》中的“论”与现代英译本或汉译本《神学大全》中的“题”并非一一对应。《超性学要》的“论”要比《神学大全》的“题”数量要少。此外，《超性学要》的“章”也比《神学大全》的“条”（或“节”）要少，如《神学大全》“问题 1”下有 10“条”（“章”），但《超性学要》第一“论”下只有“五章”，其中，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九章、第十章均没有翻译。根据《神学大全》，第二、三、四章讨论神学是否为科学（scientia）的问题；第九章、第十章则讨论《圣经》中隐喻、语词含义等问题。

拉丁语版《神学大全》每“章”（article）之下分成四个部分，即“质疑、反之、正解、释疑”，利类思译作“辨、反、解、答”。但是利类思并没有严格按照拉丁语版《神学大全》的体例来进行翻译，而是根据清初儒家士大夫的阅读习惯，分成“经、疏、驳、正”四个部分。其中，“经”是引自《圣经》原文或圣人名言，实际上此部分内容来自“反之”；“疏”来自“正解”；“驳”即“质疑”；“正”即“释疑”。《神学大全》先将所有的“质疑”放在一起，最后一一进行“释疑”；而利类思则将其拆散，先列一条“驳”，然后进行“正”，接着再列“驳”，并进行“正”。《神学大全》先列出“质疑”，即引出问题，并列出“质疑”的原因；然后引经据典，引出权威意见；接着是对经典及权威意见的理解与解释；最后，逐一驳斥之前所列出的“质疑”。《超性学要》则模仿清初儒家经典注释体例，先列经文或圣人名言；然后对经文或圣人名言进行疏解；最后逐条列出反对意见以及正确解释。很显然，利类思在体例上的更改，反映出其适应清初儒家经典注释的习惯，积极融合不同的中西经典注解与诠释体例、方法。

所谓“超性学”，即“神学”

（下转 4 版）

民国《名理探》、《超性学要》线装书一组21册，其中《名理探》为西方逻辑著作从译述方面介绍到中国的最早的一部，颇具史料价值，保存较好。

资料图片